

事白話報出版

說小事實

守官毒

于非厂題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

編輯者 實事白話報編輯部

發行者 實事白話報發行部

印刷者 實事白話報印刷部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序

秦鏡不明 難照泥犁之獄 慈航未渡 誰生孽海之花 市虎杯蛇  
翻成信讞 因毒不解 轉起疑團 若非令尹賢明 勢抱終天之恨  
倘能理學昌明 安有慘酷之冤 近閱遼隱君所著守宮毒一篇 內  
中對於物理學叙之甚詳 統閱全書始末 於家庭社會偵探科學諸  
端 均具有偉大叙述之描寫 而朱氏雖爲小家碧玉 而淑稱窈窕  
性屬貞閑 苦同匏葉夙累終身 既受惡姑之毒虐 又受夫妹之悍  
凌 閱其牧猪撿柴之篇 已覺暗無天日 再看誣辱毀名之時 令  
人悲憤交集 其隨夫另居之後 竟不以家庭凌虐爲酷 依然助夫  
理家替夫盡孝 其心目中每以姑年將老妹須嫁人爲解 不料此時  
竟有橫禍飛來 伶仃赤子無罪慘亡 惡姑妒妹蜚語相加 身繫縲  
絏之中 飽嘗鐵窗風味 思夫痛子自悲身世 而閱書者無不淚下  
紙襟矣 幸遇賢明令尹折此奇獄 而使當事人旁觀人得明隱情

余意閱書者至此 亦無不拍案稱奇也 及後孫令詳述食物含毒 而令市人增長許多經驗 而張吉慶家却後團圓 並藉此化除前怨 共叙家庭之樂 惟朱氏痛子慘死 而桑兒無辜殤生 亦可爲一憾事耳 總之 閱斯篇者 可知審判不可不慎 而婚嫁不可不純也 爰筆草此以作書中之弁

戊辰仲春月笑菊氏綴於宣南實事報社

慘情  
小說  
守宮毒

遼隱

社會離奇案件 令人難以琢磨 書經史傳紀載多 開卷自然有得  
昨閱一樁驚事 可稱信口開河 無端平地起風波 破壁飛來巨禍  
習俗小姑討厭 狠毒偏是婆婆 杯弓蛇影沒頭蛾 仇者彈冠相賀  
都迫老貓吃子 以訛且去傳訛 大冤不白奈誰何 忽被清官識破

諺云 老貓吃子 原來確有其事 都說老貓無乳 不能撫養他的  
兒子 與其把自己的兒子餓死 莫若把他吃了 這個論調是與不  
是 作者沒有生物學的知識 不敢論斷 只好付諸闕如 昨日偶  
然收拾書架 得着一件奇案的原委 說來可謂離奇已極 甚麼事  
情呢 原來有一個婦人 因為受他婆母和小姑的虐待 丈夫遠在  
外省 分明是有冤無處訴了 許是一時氣忿 忽的學起老貓的行  
爲 竟把自己親生的兒子吃了 留下了一盆血水 一堆白骨 其  
餘的五臟肌肉 全都吃得乾乾淨淨 自此案發生以後 人人納罕

慘情小說守宮毒

三

個個稱奇 你道這樣的事情新鮮不新鮮 初聞之 自然很覺奇怪了 及至案情大白之後 却是沒有甚麼奇怪的 雖說案情不奇怪 這宗事情却是極容易發生 家庭之中 不可不注意呢 閒話止住 書歸正傳 且說前清的時代 安徽省蒙城縣所屬 有一個于家匯村中住着一家居民 家長姓張名守榮 自幼經商爲業 娶妻杜氏 生了一子一女 子名吉慶 女名順姐 說起這張家的財產來 雖然算不得甚麼富廣 吃穿二字 却是用不着發愁的 張守榮活到四十多歲 忽然染病而亡 家中便剩下杜氏帶着兒女過日子了 彼時張吉慶已竟十五歲了 杜氏知道自己家裏不是讀書門第 用不着巴結兒子的 督催着又念了一年的書 託人便把兒子荐到城內 一家首飾銀樓裏學買賣 家裏只有杜氏和順姐 母女二人過生活 家裏既是吃穿不愁 他母女自然很覺快活了 轉瞬過了三年 張吉慶學滿了徒 櫃上開了辛工 便在原櫃上作買賣 圍着

于家匯附近的人家 看見張吉慶學滿了生意 大家很是誇獎 於是紛紛前來給張吉慶說媒 杜氏想着自己兒子 已竟十八九歲了 這樣的要強 家中又沒有多少人 早早娶房媳婦 到是一件正經事 於是加意的選擇 末後便把這朱家的姑娘選上了 原來這朱家 住在于家匯迤南 地名叫作鳳崗子 朱家當初也是經商的人家 如今家庭凋謝了 只有一位老寡婦 帶着一個女兒過生活 寡婦許氏 女兒名珍卿 提起家中的日月來 既是沒有男人 不消說得 自然是有出無入了 所幸許氏母女十分儉樸 大富貴那是絕了希望的 吃穿兩層 到也可以維持 許氏看着自己的女兒 這麼大了 尙且沒有一個婆婆家 不免爲着此事發愁 雖然也有說媒的人來往 但是所說的人家都不合意 俗語說的好 高不成 低不就 養女之家真有許多的難處 末後題到于家匯老張家 家中既不貧窮 人口又極簡單 並且張吉慶少年要強 將來大希望

不說 自要諸家按着本分來 一定沒有凍餓之慮的 許氏看着極爲合意 便和張家作了親戚了 這且不題 却說杜氏給他兒子定了媳婦之後 眼看着便要作婆婆 高興的了不得 於是置辦各種的東西 擇吉納采 跟着便把朱珍卿娶過來了 朱氏過門之後 三日入廚下 洗手作羹湯 起在大家之先 睡在大家之後 諸事頗能盡其婦道 張吉慶看見自己的妻子 像貌既姣好 性情又溫柔 在這燕爾新婚的時候 自然如膠似漆了 按理說 杜氏只有這麼一個兒子 如今討了一房好媳婦 眼看着他們小夫妻 和和美美的 豈不是很喜歡麼 原來杜氏的思想 別有不同 初時看着兒子和兒媳婦和美 到也沒有話說 及至日子一長 也不曉得是甚麼緣故 心裏便有些不願意了 究竟因爲甚麼不願意 他自己却也說不出來 順姐本是天生來的討厭 嫂子未過門的時候 他便把主意打好了 心說我是個小姑 嫂子娶到家來 除去伺候



我母親之外 還要好生的伺候我 我少不得要把架子端一端呢 後來把朱氏娶到家中 順姐故意裝了一種酸架子 所有他的事情 都教朱氏伺候 要說嫂子服侍小姑 小姑若是年紀小 自己不知深淺 到也不甚出奇 無如順姐那個時候也不小了 十五六歲的大閨女 自己一點事情不作 都要靠着嫂子一個人服侍 未免說不下去 先時不過是些梳洗的事情 教朱氏給他打水 給他梳頭 後來竟自要充小姐了 吃飯的時候 教朱氏給他盛 喝茶的時候 教朱氏給他倒 甚至舖床疊被 種種不應用人的事情 他都一律教朱氏服侍 朱氏的心中 未免有些不願意了 但是自己知道自己是個作媳婦的 少不得諸事忍耐 小姑無知 婆婆自然明白了 小姑這樣的非禮使喚 婆婆在旁看的清清楚楚 一語不發 足見婆婆是溺愛了 若是固執起來 因此惹出別的是非 反倒沒有意思了 於是忍心耐性的服侍順姐 順姐美足的了不得 以爲自己

這是有理了 如此過了兩個多月 這一天張吉慶偶然受了一點風寒 覺着腹內有些疼痛 勉強扎掙了一天 到了晚晌睡覺的時候 一陣比一陣疼的緊 心想教朱氏給他個方法治治 怎奈朱氏在母親房中作手工 自己又不便喊叫 只得躺在炕上忍着 也不知忍了多少時候 方見朱氏回房 因說道 你來了好極了 我這腹內非常疼痛 你要快些給我個法子罷 朱氏說道 腹疼一定是受了寒了 我去給你沖一碗薑糖水 乘熱你喝了下去 蓋上被睡一覺 自然就會好了 說着便往廚房裏去燒水 順姐本是教朱氏給他作鞋的 恨不得一夜作成 明天早晨 穿在腳上方纔合意 忽見朱氏走出去了 心裏便有些不願意 遂和杜氏說道 母親請看 我這嫂子有多們懶 作着作着活計 忽然走出去了 這半天不回來 到底有甚麼事情呢 杜氏說道 你不要這樣性急 他必是方便去了 順姐冷笑說道 他那裏有甚麼方便 分明又纏磨我

哥哥去了。杜氏說道：人家夫妻的事情，你何必多管。順姐說道：我管他們的閒事作甚麼？只是這樣的人，我有些看不起呢。想我哥哥沒娶他的時候，由舖子裏回家來，總是在母親面前吃喝說笑，就是和我也不是這個樣子。如今娶了他來，我哥哥被他迷惑的，竟自變了一個人了。成天際坐在他的屋裏，只知他們打鬧說笑，連母親的房裏來都不來。即或有時來了，也不像從先那個樣子了。這些情形，難道母親真個看不出來麼？杜氏歎氣說道：俗語說的好，有了媳婦不要娘，只好隨他們去罷。僂們不必多管閒事。順姐冷笑說道：母親總是說僂們多管閒事，要是這樣起來，教人家親親友友看着，不知道要怎樣笑話僂家沒有規矩呢。杜氏本來就不喜歡朱氏，今聽順姐這們一說，不由得生起氣來。遂說道：這樣的事情，你這個作小姑的不用問，爲娘自有辦法。說着喊了兩三聲朱氏，朱氏此時正在燒水，不曾聽見。順姐說道：母親請看。

他竟自不答應呢 杜氏大怒 登時走下地來 氣哼哼的說道 這還了得 及至到了院中一看 朱氏正在廚房燒水 厲聲說道 我叫了你半天 你怎麼不應聲 朱氏說道 兒媳正在燒水未曾聽見 杜氏喝道 燒水便聽不見麼 莫非你的耳朵裏塞上棉花麼 朱氏看見婆婆生了氣 那敢言語 只得低下頭去 杜氏說道 我來問你 誰叫你燒水來着 朱氏說道 你老人家的兒子 這會子有些腹疼 他叫我給他沖碗薑糖水喝 杜氏啐了一口說道 這柴火是我的 你不告訴我一聲 你竟敢作主意麼 再說我兒子有了病了 你要先對着我說 你怎麼私自給他治病呢 朱氏無言可說 只得在皂旁楞着 這個工夫 順姐也來到了 看見朱氏燒水 故意呦了一聲說道 黑更半夜的又燒水作甚麼 莫非要作夜飯麼 杜氏說道 你不用管這些閒事 你去作你的活計去 順姐說道 我不是多管閒事 偷或要是失了火 把房子燒了 我也沒有地方睡覺

哼哼 嫂子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朱氏聽見順姐這樣說話 明是在旁煽惑 不由得也生起氣來 因說道 妹妹你不要這樣說話 這是你哥哥教我燒的水 順姐說道 我來問你 是母親大 是哥哥大 哥哥還是母親的兒子 他再能幹些 他也得聽母親的話呢 我說的這是好話 你愛聽不聽由你 你犯不着拿我哥哥壓我呢 說罷一堵氣子走回房中去了 杜氏冷笑說道 我的兒子 當初本是一個有禮有義的人 自從娶了你到家之後 教你盡惑的 他竟自和我向遠了 告訴你說 我家娶了兒媳婦 原是爲生兒養女接續香烟的 像你這樣的狐狸精 我們這個家裏還沒有地方擺 朱氏聽了這樣的話 覺得十分難忍 遂說道 母親這話從何說起 我明明的是一個人 怎麼說我是狐狸精 杜氏聽見朱氏和他分辯 越發大氣起來 遂說道 我來問你 我兒子得的是甚麼病 朱氏說道 你老人家的兒子是腹疼 杜氏說道 他因爲甚麼腹疼 朱

氏說道 必是着了寒涼 杜氏說道 怎麼着的寒涼 朱氏說道 這却不知了 杜氏說道 我把我兒子交給你 你怎麼不知道 朱氏說道 兒媳成天際在母親房中作活 他是怎麼受的寒涼 自然不知道的 杜氏啐了一口說道 你不知道誰知道 明明是你害的他 你這會子又來小老婆慫恿呢 朱氏說道 兒媳有甚麼本事能夠害的他腹疼 杜氏一時無話可說 遂即走上前去 左右開弓把朱氏打了一陣嘴吧 一邊打有 一邊說道 你見過誰家的兒媳婦 敢和婆婆頂嘴 我說一句 你倒有十句跟着呢 朱氏疼痛難忍 不免哭了起來 張吉慶先時一個人躺在炕上忍着 等了半天不見朱氏把薑湯端來 心裏很不高興 暗暗說道 這個人辦事怎麼這樣慢騰騰的 後來聽見他母親和他媳婦吵起來了 本想要出去問問因為甚麼事情 怎奈腹內十分疼痛 有些兒下不來地心說這婆媳吵嘴 也是常有的事情 不足為奇 那知越吵越緊

聽得一陣打嘴吧的聲音。接着朱氏哭了起來。知道事情鬧大了。勉強扎掙着走到廚房。問是怎麼一回事。杜氏說道：「你的媳婦不賢慧，爲娘把他打了。莫非你想給他出氣麼？」張吉慶陪笑說道：「孩兒那裏能那樣糊塗？」孩兒問問因爲甚麼。孩兒自己去管他。母親這麼大的年紀，犯不上和他生氣。杜氏那裏說的出正當理由來。只得說道：「我說他一句，他頂我十句。這便叫作不賢孝。因爲這個我管教他。你說應當不應當呢？」張吉慶說道：「母親應當管教他。」遂向朱氏喝道：「我今天腹內十分疼痛，教你給我想法子治治。」你說給我冲碗薑糖水。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開了半天。你在這裏和母親頂嘴呢。我來問你。你見過誰家的兒媳婦這樣的沒規矩。因爲要給他母親順氣，遂也把朱氏打了兩下。朱氏被屈含冤，無處可訴，自然越發哭起來了。杜氏在旁冷笑說道：「像你這樣放刁的媳婦，我是頭一次看見呢。你別在這裏噉喪了。」

快些回你的房中去罷 我的兒子腹痛 我自會給他治 說着自去燒柴 給張吉慶沖了一碗薑糖水 又向張吉慶說道 你也不用和他生氣 你也回房躺有去吧 張吉慶自己端着薑糖水回房 乘熱喝下去 便自又躺在炕上睡了 一覺睡醒之後 看見朱氏仍在旁邊坐着啼哭 因說道 你怎麼還不睡覺 莫非你的心中 還有甚麼不痛快麼 朱氏不語 惟有垂涕而已 張吉慶曾聽旁人說過 夜靜更深 婦女們獨自哭泣 最爲不好 又見朱氏哭的十分傷心 不免動了夫妻之情 嘆氣說道 黑更半夜的 你不用哭了 就是受些委屈 這也不算甚麼 家庭之中 婆媳吵嘴 夫妻打架 又有甚麼出奇的 算了罷 朱氏仍不語 張吉慶說道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問了好大半天 朱氏汪然出涕說道 想我雖是個貧家之女 却也知些禮義 自從出嫁以來 在我自己問着良心 諸事頗遵婦道 那裏知道竟自不得婆母的喜歡 丈夫的寬恕 遭了打



到不要緊 只是這臉上有些過不去呢 比方我若真能遵守婦道 那裏就能這樣呢 我自己想起來 怎的不傷心 說罷那眼淚越發流的湧了 張吉慶說道 這些話你都不用說 那麼到底因為甚麼 難道無緣無故 母親就能打你麼 朱氏說道 這話你就不用問了 一定是我的不好 比方我若能盡婦道 萬也不會惹得母親這麼生氣呢 張吉慶說道 你把方才的情形說說 朱氏說道 我是無話可說的 張吉慶問了半天 朱氏方把實在的情形說了 張吉慶說道 這麼一說 却是我一個人的不好了 想你我作了兩個月的夫妻 我是怎麼一個人 大概你也知道了 母親上了幾歲年紀 說話未免有些冤枉你的地方 我是一個作兒子的 看見母親和你生氣 我自然要壓制你的 不但僂家是這個樣子 只怕別的人家裏也是這個樣子呢 我這原是為給母親出氣 自要母親一消了氣 這件事情也就完了 我若不是這個樣子 只怕越鬧越大 這會子